

## 被强迫离家的因纽特孩子

20世纪50年代,格陵兰岛上的一群因纽特孩子被强行带离自己的父母和家人,接受丹麦政府的重塑教育,丹麦政府想把他们培养成正宗的丹麦公民。60多年过去了,当年的孩子们希望丹麦政府能够为自己的行为向他们道歉,因为这种社会实验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



现在的海伦·狄爱森



海伦·狄爱森(下左)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



丹麦女王探望因纽特孩子



海伦在她的第二个寄养家庭里

### 不速之客带来“拯救丹麦儿童”计划

“在一个可爱的夏日,两位丹麦绅士出现在我家门前。”海伦·狄爱森说。她说的是1951年的夏天,当时她还和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。

“那两位绅士带了一个翻译,我和我的姐姐都在想:他们来干什么?正当我们好奇的时候,妈妈让我们到外面来。”

“他们问我妈妈,愿不愿意送我去丹麦?他们说我在丹麦将会学习丹麦语,并且受到良好的教育,他们说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机遇。”

“我妈妈拒绝了他们两次,但他

们还在不停地劝说,他们对我妈妈说,‘你应该把海伦送到丹麦去,只需要短短的6个月时间,她就会得到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’”

丹麦决定改善北极殖民地的生活条件。格陵兰岛上许多人仍然通过狩猎海豹为生,只有很少的人讲丹麦语,结核病仍然流行。

让格陵兰岛现代化最好的方法就是创建一个新的格陵兰,于是丹麦政府发电报给格陵兰岛的牧师和校长,要求他们帮忙寻找6-10岁间聪明的小孩,然后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展开“拯救丹麦儿童”计划,将

格陵兰岛的小孩寄养到丹麦家庭里,把他们教育成“小丹麦人”。

很多家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,但最终还是有21个家庭“就范”。

海伦·狄爱森的父亲3个月前因肺结核去世,母亲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。

“妈妈蹲下来向我解释,说我要去丹麦,我问她什么是丹麦?”海伦说。

“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家,”妈妈说,“它很美丽,就像天堂。你不必伤心。”

### 22个因纽特孩子被寄养在丹麦家庭

1951年5月,从努克起航的MS迪斯科号上还有21个像海伦一样的因纽特孩子。

“我记得抵达哥本哈根时是黄昏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港湾。我以为在丹麦看到的是山,当走近时才发现那是树。这里绿意盎然,充满活力。”海伦说。

抵达丹麦后,孩子们将被分送到寄养的家庭,但首先他们必须参加一个“假日营”。

“后来我们才知道,我们实际上是在接受检疫,”海伦说,“我们被隔离在很远的地方,四周看不到其他房屋,这是第一次有格陵兰岛的孩子来到丹麦,有传闻说我们身上有

传染病。”

丹麦女王的造访让这些因纽特孩子名声大噪,但孩子们心里想的其实是什么时候能回家。

海伦说:“在我们和女王的合影上,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孩子在笑。当然,当我们去海滩玩耍时,也会感到快乐,但是当晚上睡觉时,我们就会悄悄地哭起来。在那里我感到很难过,不安全。”

“假日营”结束后,孩子们被送到丹麦各地的寄养家庭。1951年12月,丹麦一份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次实验的报道,宣布实验成功。

报道中说:“对于这些孩子来说,丹麦的生活和家乡的生活天差地

别,但是他们适应能力很强,他们很少体现出对文明社会的反感。这些孩子丹麦语都讲得相当不错,但当他们狂喜或狂怒时,还是会突然脱口而出大量的格陵兰语。”

海伦从不跟养父母说话,当养父母和她说话时,她只会用点头或者摇头来响应。但她和养父母的女儿玛丽安很合得来,玛丽安教她织衣服。

海伦说:“在这里,我并没有家的感觉,我对一切都觉得很陌生。我不信任成年人,就是他们把我带到丹麦来的,他们说什么时,我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,我不想回答他们。”

几个月后,海伦被送到了另一户人家寄养。

### 回到格陵兰,却回不了家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22个因纽特孩子中的16个被送回了格陵兰,其中包括海伦。

另外6个孩子则继续寄养在丹麦的养父母家里。

“当船舶停靠在努克时,我抓起我的小手提箱冲到了妈妈的怀里,”海伦说,“但是不管我说什么,妈妈都没有回答我,我迷茫地看着她。过了一会,妈妈说话了,但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这太可怕了,我和妈妈讲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,我们已经无法交流了。”海伦说。

丹麦红十字会在努克建立了一个“儿童之家”,建立者认为,在富裕

的丹麦家庭生活过之后,年轻人不应该再回到自己原先“条件较差”的家庭里。

就这样,海伦和其他小伙伴被送到了“儿童之家”。

海伦再也没能和母亲恢复亲密的母女关系。海伦说:“她决定把我送走时,我非常痛苦,即使我们住在同一个镇子上,她却不让我回家,而是让我留在‘儿童之家’。”

“我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我常常感到伤心,那么容易流眼泪。1967年,当我丈夫奥雅纳第一次见到我时,他几乎要抛弃我了,因为我实在太爱哭了。”



海伦·狄爱森结婚时和丈夫以及孩子一起合影

### 真相大白,要求丹麦政府道歉

直到1996年,52岁的海伦才明白自己为何从母亲身边被带走。

她的消息来源并非丹麦政府,而是一名丹麦作家,后者在丹麦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这个秘密。

作家打电话给海伦告诉她,她的命运是丹麦政府所做实验的一部分。

海伦听到这个消息后,坐到地板上,只是哭。

海伦很少和当年一起被迫离开父母的伙伴们见面,当年的那些伙伴们只有7个还活在世上。

那些孩子的心灵无一例外受到重创,他们最终在社会中被边缘化,有几个人成了酒鬼,年轻时就死了。

丹麦红十字会1998年给海伦写了一封信,对于自己在这个实验中扮演的角色表示“很遗憾”。

2009年,负责操作这次实验的“拯救丹麦儿童”组织也道歉了。不过,内部调查发现,很多详细文件都消失了,“拯救丹麦儿童”组织承认可能是自己故意破坏了这些文件。

2010年,格陵兰当局呼吁丹麦政府道歉,至今未果。

海伦今年71岁,已经退休,住在丹麦南部。